

# 後禮儀之爭時期

## 耶穌會士韓國英的《禮記》翻譯

——以「禮」與「宗教」為中心\*

潘鳳娟\*\*

### 摘要

《禮記》是中國禮儀之爭的關鍵文獻之一，更是理解西方如何定位中國禮儀屬性的重要文獻。早期的《禮記》翻譯對探索中西思想中有關「宗教」概念以及中國的禮如何在近代學術交流中被傳播與理解，扮演著敲門磚的角色。西文的“religion”與中文的「宗教」，它們在翻譯上應該要特別關注其間的雙向遙譯關係與發展，亦即在概念的互譯過程中去尋繹：是哪些中文語詞被翻譯為“religion”？以及這個關鍵概念或詞彙如何構成為一種雙向溝通的轉譯過程。不同於探討十九世紀如何將 religion 藉由「和製漢語」轉譯為「宗教」此一對應新詞的研究，本文研究將時間向前推進兩個世紀，以耶穌會士韓國英的〈禮記摘錄 - 有關孝道〉(“Extraits du *Li-ki*, sur la Piété Filiale”) 作為主要文本來探索這個跨文化翻譯的問題。本文聚焦於韓國英翻譯《孝經》時所摘錄的《禮記》內容，觀察中國禮儀，

---

2022 年 5 月 10 日收稿，2023 年 1 月 12 日修訂完成，2023 年 4 月 28 日通過刊登。

\* 此文為科技部專題計畫：「18-19 世紀西方傳教士與中國禮經的翻譯與詮釋」(MOST 110-2410-H-003-117) 的成果之一，感謝國科會的研究補助。初稿曾於 2021 年 11 月 12 日至 13 日，輔仁大學歷史學系主辦的第 17 屆「文化交流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感謝該研討會的與談人陳慧宏教授，以及本刊兩位匿名審查人非常建設性的建議，使本文論述得以更臻完善，在此一併致謝。

\*\* 作者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教授。

尤其是中文「禮」字與「敬」字，它們如何在歐洲基督教神學理解下的 religion 脈絡中被詮釋。本文也討論在韓國英譯本之後，十九世紀「宗教」譯詞確立以前的歷史脈絡，用以考察各種對宗教問題的不同翻譯與見解，並說明新名詞如何帶來新觀念，使原本並未二分的聖俗關係，在引入以基督宗教為基礎而建立的宗教觀念之後，影響了中文世界在相關領域的概念變化。原本不特別去切割宗教與公民兩者，而是側重倫理面向去理解並認知的祭祀典禮，在十九世紀末卻被視為屬於「宗教」的範圍，並逐漸影響甚至形塑後續中文世界對宗教的認知與論述。透過在中西文脈裡重新檢視以及反思「禮」、「宗教」等概念的雙向翻譯，我們對近代宗教觀念的內涵如何在雙向傳播與互動中演變與型塑，得以達致更深理解。

**關鍵詞：**耶穌會、禮儀之爭、韓國英、禮記翻譯、宗教

## 一、前 言

有關中文「宗教」二字的翻譯問題，過去學界已有豐富成果，探討它如何在十九世紀末從日本傳入「和製漢語」之後成為西文的“religion”的對應譯語；包含西文字源、日本維新學者如何翻譯以及中國學者如何吸納，進而以外來語之姿進入中文體系的歷史與概況。然而當我們從概念的「雙向翻譯」來重新檢視「宗教」與“religion”的翻譯問題，可以發現早在十七至十八世紀，這個透過翻譯形成的跨文化概念，已經陸續出現在耶穌會士們為中國禮儀所衍生的各種疑義，而出版的經典翻譯文獻中。其中，「禮」字曾經是“religion”的對應譯語。十七世紀歐洲對於宗教的認識，已然在與歐洲之外的信仰體系互動過程之中，逐步發展為十九世紀所謂的「西學」東傳，並再次與東亞文明交流。這顯示十九世紀有關宗教的翻譯問題是在更早的世代裡，尤其是中國禮儀之爭時期東西互動之下延伸發展而來。其關鍵癥結在於中國的禮儀如何在歐洲基督宗教神學理解下的 religion 脈絡中來詮釋。中國經典最直接相關的《禮記》頻繁出現的「禮」如何被翻譯與詮釋，以及是否具宗教性，是我們觀察在十九世紀之前，歐洲如何在基督宗教的脈絡中來翻譯與詮釋它的極佳個案。

從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以來，中國經典的翻譯已經開始。初期主要作為新來耶穌會的語言教材以及與中國士人對話的語料。更全面大量翻譯中國經典則是因應中國禮儀之爭而展開。歐洲的神學家、教廷與思想家們爭論中國的「禮」到底是不是宗教的？「禮」字應該如何譯為歐洲的語言文字？這個問題，也開啟了西方對於中國五經之一的《禮記》之興趣。而相關的爭辯即使在教廷禁令之後，也就是「後禮儀之爭」（post-rites controversy）時期，仍然餘音繚繞。當歐洲為了中國禮儀問題辯論最激烈的時候，衛方濟（François Noël, 1651-1729）等耶穌會士接受中國傳教區的會長和康熙皇帝差派返回羅馬，攜帶了大量中國見證文件與譯文為中國禮儀辯護，包括大量摘錄譯述中國經典、皇帝註解、中國士人與教友詮釋等。雖然辯護任務並不成功，他轉往布拉格的耶穌會院，在前人及他自己對中國經典的翻譯與中國教友等各方見證的基礎上，出版了更完整與具系統性的經典譯本與研究專著。儘管耶穌會士們的辯護任務失敗，甚至在半個多世紀之後，1773年全會被解散，任職北京宮廷的耶穌會士韓國英（Pierre-Martial Cibot, 1727-1780）卻仍未放棄探討這個問題。<sup>1</sup>他在翻譯《孝經》時直接摘錄譯介了相當數量的《禮記》經文，題名為：〈禮記摘錄 - 有關孝道〉（“Extraits du *Li-ki*, sur la Piété Filiale”）。<sup>2</sup>由於這是作為他譯介中國孝道的參考資料，他的《禮記》譯本極為簡短，相當多概括性的譯介文字。《禮記》是禮儀之爭時非常關鍵的一部中國經典，由於篇

- 
- 1 十八世紀出版品有時也會以 *religion* 來指涉描述非歐洲之信仰體系。例如法籍耶穌會士的郭弼恩（Charles le Gobien, 1652-1708），此字指基督宗教（*la religion chrestienne*）。他名下其他著作的英譯本，也會用來描述其他國家的宗教。例如 1714 年在倫敦出版的旅遊文獻《幾位博學耶穌會士的遊記》（*The Travels of several Learned Missioner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此書用了「那些國家的宗教」（“Religion of those several Nations”）。參見 Charles le Gobien, *Histoire des isles Marianes, nouvellement converties à la Religion Chrestienne; & de la mort glorieuse des premiers Missionnaires qui y ont prêché la Foy* (Paris, 1700). 英譯本：Charles le Gobien et al., *The Travels of several Learned Missioner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into Divers Parts of the Archipelago, India, China, and America* (London, 1714).
  - 2 Pierre-Martial Cibot, “Extraits du *Li-ki*, sur la Piété Filiale,” in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œurs, les usages, &c. 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é-kin*, ed. Joseph-Marie Amiot, et al. (Paris, 1779), 4:6-28.

幅極大，內容包含繁複的操作性細節，西方直到十九世紀後半才有完整譯本問世。在此之前，西方對於《禮記》的認識，仍然必須仰賴耶穌會士的譯介。本文將側重於韓國英如何譯介這部經典中涉及「禮」字與 religion 的翻譯，初步探索後禮儀之爭風聲鶴唳的時期，他如何摘譯《禮記》與詮釋相關敏感的概念，在更長的時間視域中來觀察中西文脈絡裡「禮」與「宗教」的翻譯問題。

## 二、《禮記》西譯本與早期耶穌會士的譯介

傳統中國的禮，包含學說、儀式、制度三個層面，相應的禮經分別是《禮記》、《儀禮》、《周禮》。目前存世的《禮記》完整譯本有三種，出版年與譯者分別是：1853 年巴黎外方傳教會士加略利（Joseph-Marie Callery, 1810-1862）、1885 年新教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sup>3</sup> 和 1899 年復會之後的耶穌會士顧賽芬（Séraphin Couvreur, 1835-1919）。<sup>4</sup> 《周禮》譯本是由法國學院漢學家第三代，同時也是儒蓮的學生畢歐（Édouard Biot, 1803-1850）於 1851 年出版。<sup>5</sup> 《儀禮》首見譯本則是比利時魯汶大學的漢學教授 Charles de Harlez（1832-1899）於 1890 年所完成。<sup>6</sup>

加略利譯本是西方第一個《禮記》的完整本，題名為：《禮記，或關於禮儀的紀錄，第一次從中文翻譯，並附有註釋、評論和原文》（*Li-Ki, ou Mémorial des rites, tradui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u chinois, et accompagné de notes, de commentaires et du texte original*），1853 年杜林皇家出版社出版。他運用清儒范紫登所輯的《刪本禮記》為底本來翻譯。理雅各則選用科舉用書，即陳澧（1261-1341）的《禮記集說》為主要根據。<sup>7</sup> 這可以視

3 James Legge, trans., *The Li Ki*, vols. 27-28 of *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ed. F. Max Mülle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85).

4 Séraphin Couvreur, *Li Ki, ou Mémoires sur les Bienséances Et les Cérémonies. Texte Chinois Avec une Double Traduction en Français Et en Latin*, 2 vols. (Paris, 1899).

5 Édouard Biot, *Le Tcheou-li ou Rites des Tcheou*, ed. Jean-Baptiste Biot (Paris, 1851).

6 Charles de Harlez, *I-Li. Cérémonial de la Chine antique* (Paris, 1890).

7 又名《禮記集註》，本文統一使用《禮記集說》。

為理雅各傳承早期耶穌會漢學遺產的一個證據；對於研究禮經在西方經典翻譯的歷史脈絡，提供一個很重要的訊息，亦即天主教傳教士與新教傳教士對於同一部經典翻譯的中文注疏本之選擇，有跨時代的承繼關係。這情況也出現在理雅各對其他經典的翻譯。理雅各的經典翻譯會在序言中針對前輩譯本提出評論，加略利的《禮記》譯本是理雅各主要評論對象，不過他卻未評論韓國英的譯本。

在完整譯本出現之前，我們能夠看到的《禮記》的譯介主要來自因應中國禮儀之爭的相關出版品，尤其是前述已提到的衛方濟為中國禮儀辯護所出版的著作，包括 1703 年與龐嘉賓（Casparo Castner, 1655-1709）合著的《從中國文獻摘錄有關禮儀之新見證》（*Summarium Nouorum Autenticorum Testimoniorum*），以及 1704 年《有關中國禮儀問題的答覆》（*Responsio [...] super controversiis Sinensibus*）兩書。第一本書主要有康熙提供的中國官方詮釋，以及中國教友如夏大常、李九功、嚴謨等教友從中國文獻中摘錄彙整有關禮儀、祭祀等相關的文字，例如天（*Tien*）與上帝（*Xam ti*）的稱呼，以及「欽天」牌匾（*King Tien*）的意義與相關問題的意見。總計有八篇見證文章。第二本書則是回應福建宗座代牧嚴璫（Charles Maigrot, 1652-1730）對中國耶穌會傳教方式所提出的質疑。此書最後附上 1656 年由教宗亞歷山大七世所批准的對於中國耶穌會傳教的調查報告，強調從上到下中國的儒生認為孔子是他們的老師，這些禮儀是單純的政治和公民行為，而非偶像崇拜。<sup>8</sup> 不過巴黎索邦神學院對於中國禮儀的負面評價已經確立，羅馬教廷方面對於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策略也轉向不支持的立場。雖然衛方濟提出了許多來自帝國官方對於禮的詮釋，對於挽回教廷支持的努力終究沒有成功，不過這些資料在後來成為歐洲思想界對中國有興趣的思想家們理解中國的重要資料，也成為我們理解早期耶穌會士的西方文獻如何摘譯介紹《禮記》的重要文獻。前述衛方濟名下兩本涉及禮儀的中國文獻整理資料，後來進一步發展為相對系統性的著作，主要是 1711 年出版的：《中國禮儀的歷史紀錄》（*Historica Notitia Rituum ac Ceremoniarum*

---

8 François Noël and Casparo Castner, *Summarium Nouorum Autenticorum Testimoniorum tam Europaeorum, quam Sinensium nouissimè è China allatorum* (Rome, 1703), 94.

*Sinicarum*) 和《中國哲學三論》(*Philosophia Sinica tribus tractatibus*)。前者篇幅共計 91 頁，以問答體方式大量引用《禮記》內容來回覆西方對於中國禮儀的疑問，初步統計約有五十次。而後者篇幅較大，討論有關第一存有的認識，即上帝譯名的問題、祭祖問題，以及出世倫理、家族倫理和政治倫理。相對於《中國禮儀歷史紀錄》之專注於中國祭祀父母與亡者的禮儀之文獻紀錄，《中國哲學三論》則是在中國倫理這更大的脈絡中，來解說禮儀的哲學意義。也大幅援引《禮記》近百次。<sup>9</sup> 十八世紀初期已經開始有相關的內容出現在耶穌會的著作中。

耶穌會在翻譯與詮釋中國經典的過程中，科舉用書或是屬於相對簡明的註疏本常成為他們重要的參考書。<sup>10</sup> 而且《禮記》內容不易理解，篇幅也極龐大，本人研判耶穌會士也會選取相對簡明的版本來為參考，並且採取摘譯而非全譯的方式來翻譯與詮釋這部經典。他們所依據的中文註釋本，本人目前研判是被納入科舉用書的陳澹的《禮記集說》。當時在江西地區活動的耶穌會士和中國教友，提供給為了中國禮儀之爭辯護返回歐洲的傳教士相關禮儀的經典和內容，相當程度依賴他的注疏本。證據之一就是當時在江西教區擔任重要中文助手的教友夏大常名下的《禮記祭制撮言》、《禮儀問答》和《禮記祭禮泡製》(1698)，大量摘錄陳澹有關祭制和祭禮的註解作為辯護用的資料。他是協助中國耶穌會士例如聶仲遷(Adrien Greslon, 1617-1697) 等耶穌會士而蒐集整理中國經典有關禮儀內容的中國教友之一。<sup>11</sup> 根據本人對衛方濟的《禮記》譯介文獻的初步研

9 有關衛方濟《禮記》的摘錄譯介請參見潘鳳娟，〈人效與事效的抉擇：耶穌會士衛方濟的《禮記》譯介〉，發表於 2022 華裔學志國際會議暨青年學者漢學論壇「《聖經》與詮釋學——傳教士、平信徒與《聖經》的譯介」(新北：輔仁大學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2022.9.21-23)，本文不贅。

10 參見 David E. 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Thierry Meynard, *The Jesuit Reading of Confucius: The First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the Lunyu (1687) Published in the West* (Leiden: Brill, 2015).

11 相關研究請參見陳映竹，「禮儀之爭時中國教友對人性與禮儀的論述：以夏大常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1)，與陳文寧，《論明清中國士人信徒對祭祖禮的探討：以耶穌會羅馬館藏明清士人信徒祭禮文獻 28 篇

究，他大量引用的「註釋家陳澹」（Interpres Chin Hao），正是夏大常所依據的同一位注疏家。

在羅馬教廷下達對中國禮儀之爭的禁令之後不久，1735年杜赫德名下的《中華帝國全志》出版，在第二卷當中，有關中國文獻介紹這個部分，杜赫德將經典區分為第一級的五經和第二級的四書。其中《禮記》（*Le Li ki*）被列入第一級經典文獻的第五本（*cinquième livre canonique du premier ordre*）。杜赫德說明《禮記》是一本由孔子和上古多位作者所共同撰著——記錄夏商周三代的法律、儀式、公民生活義務（*mémorial des lois, des cérémonies, & des devoirs de la vie civile*）的書籍。其中孔子名下有十章，其他作者有孔子門徒和古今注疏家。杜赫德將五經列為第一級經典，花費約一千八百多字的篇幅來介紹第五本經書《禮記》。他指出這本書的作者傳說是周公。另外還有孔子等作者參與此書的撰述。內容描述兒子對父親、妻子於丈夫、友誼，以及各種聖與俗的禮儀及維護社會秩序的規範。杜赫德也提到秦始皇的焚書事件，指出這本書後來在老學者們的記憶之下，已經加入後世的學人的意見，點出中國經典的今古文問題。<sup>12</sup> 杜赫德對於《禮記》的介紹，非常簡要，篇幅也短。我們能夠看到的是他對於這部經典的介紹，以及在不同經典當中的定位。

1773年耶穌會被解散之後，同樣任職北京宮庭的耶穌會士錢德明（Joseph-Marie Amiot, 1718-1793）在其〈中國的古代〉（“L’antiquité des Chinois”）一文中表列了43位《禮記》的作者，並依序簡介他們的基本資料。錢德明對於《禮記》的介紹文章收在當時影響甚鉅、又被稱之為北京傳教士回憶錄的《關於中國之記錄》（*Mémoires concernant [...] Chinois*）叢書之第二卷當中。<sup>13</sup> 韓國英的〈禮記摘錄 - 有關孝道〉，也是在此叢書之第四卷發表，成為他所選譯有關中國孝道的帝國文獻之專輯：

---

為考察範圍》（香港：青森文化，2017）。

12 Jean-Baptiste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Paris, 1735), 2:318-9.

13 Joseph-Marie Amiot et al., eds.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œurs, les usages, &c. 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ékin* (Paris, 1776), 2:210-9.

《中國古今之孝道》(*Doctrine ancienne et nouvelle des Chinois sur la piété filiale*) 的一部分。整體來說，韓國英為了譯介中國孝道而提供的《禮記》摘錄，雖然不是完整譯本，卻是後禮儀之爭時期篇幅相對較多，且是依照此經典篇章的順序來譯介的成果。相對於衛方濟以祭禮為主體，在一問一答中零星引用將《禮記》部分內容來答覆疑問的呈現方式，韓國英所提供的節譯本，更接近於當代意義下的經典翻譯。

### 三、韓國英的《禮記》節譯本

在討論韓國英的〈禮記摘錄 - 有關孝道〉之前，需要先說明一點，他在翻譯《孝經》的〈廣要道章〉詮釋中國祭祀禮儀時，特別加註，長篇幅解釋了中國的禮儀具有四重面向的意義，也就是宗教的 (*le religieux*)、政治的 (*le politique*)、公民的 (*le civil*) 與家族的 (*le domestique*)，他並且說這些面向的意義，都聚焦指向天子，這些禮儀是鞏固皇權的重要力量。不過他在解釋禮的宗教面向時，坦承他們沒有勇氣追隨中國注疏家的詮釋來討論這個棘手問題後，便未繼續深論。<sup>14</sup> 透過對這四重面向之禮的詮釋，韓國英已經向他的讀者展示中國傳統中具有宗教性的文化，不僅相當多元複雜，也與歐洲的宗教觀念存在歧異。他點明這些差異，也許是企圖改變或鬆動那些捲入中國禮儀之爭核心的神學家與掌權者對於中國禮儀問題的刻板印象。韓國英在摘譯《禮記》時，也確實交錯使用不同的詞彙來翻譯中國的禮，其中還是包含了宗教面向。顯示出這個問題雖然棘手，並未完全阻斷他翻譯與詮釋的意志。也因此，我認為探索韓國英在譯介中國孝道時如何翻譯《禮記》當中關於禮與宗教的經文，對於我們理解在這個風聲鶴唳時期任職於北京宮廷的韓國英，如何將中國的禮儀透過法國皇室的出版品介紹給當時的法國知識界，應當具有啟發性。另外也有助於我們長時間的視野來觀察宗教與 *religion* 這個跨文化譯語的歷史脈絡和衍變。

14 韓國英對於這四重面向之禮的詮釋，詳見潘鳳娟，〈孝道、帝國文獻與翻譯——法籍耶穌會士韓國英與《孝經》〉，《編譯論叢》5.1(2012.3): 78。

### (一) 選譯篇章與重構

本人過去對於韓國英的經典翻譯的研究成果，已經確認他在選材與詮釋的帝國轉向，指出他的翻譯是以清朝帝國出版的相關文獻與注疏本作為他翻譯的底本與參考書目。從譯本結構來看，韓國英所選譯的《禮記》內容包含全書 49 章中的 26 章（有三章未區分上下，否則應為 29 篇），不過部分篇章以合併方式處理，在他的摘錄合併之後總計有 16 章，茲條列如下：〈曲禮〉、〈檀弓〉、〈王制〉、〈曾子問〉、〈文王世子〉、〈內則〉、〈玉藻〉、〈喪服小記〉、〈大傳〉、〈少儀〉、〈喪大記〉、〈祭義〉、〈祭統〉、〈哀公問〉、〈坊記〉、〈表記〉、〈緇衣〉、〈奔喪〉、〈問喪〉、〈問服〉、〈三年問〉、〈昏義〉、〈酒義〉以及〈喪服〉。韓國英採取相對彈性自由的方式，將部分內容相近的篇章合併，例如〈玉藻〉和〈喪服小記〉兩章併為一章、〈緇衣〉和〈奔喪〉併為一章，以及〈問服〉與〈三年問〉也被合併為同一章。被韓國英選入的都是與孝道有關的章節，以第一章的〈曲禮〉的內容份量最多，總計 22 頁譯文（六千多字）中，占了 4 頁（一千多字）。其次是第二章〈檀弓〉與第六章的〈內則〉，各約 3.5 頁。最短的是第 14-16 章，〈緇衣〉、〈奔喪〉、〈問喪〉、〈問服〉和〈三年問〉、〈昏義〉、〈酒義〉、〈喪服〉，每章僅一句話簡述。從韓國英的摘譯本結構來看，他關注的是中國的孝道中，喪禮祭祀的意義以及儀式如何進行的細節。

在完整比對了韓國英的譯文與《禮記》經文內容，本人發現他經常跳躍性地選取部分句子和段落來翻譯，並未完整呈現各章內容。有時挑出部分段落來翻譯，例如他從〈曲禮〉和〈檀弓〉所挑選的譯文大抵與中文經文對應，文字簡明扼要，貼近字面意義。有時採取類似「一言以蔽之」的手法，略過很長的中文經文不直譯，而以簡短文字概述。例如〈文王世子〉、〈內則〉、〈祭統〉、〈坊記〉等篇章，他便以幾行文字總結或概括大篇幅的中文經文。他在節譯〈文王世子〉篇，從「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以下，到「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將近四百字的中文經文，僅用約兩百個法文字簡述。<sup>15</sup> 他在摘譯《禮記》的詮釋相當彈性，常出現綜合性的呈現方式。如韓國英在這篇摘譯所訂下的篇名：〈禮記摘

15 Cibot, "Extraits du *Li-ki*, sur la Piété Filiale," 15-16.

錄 - 有關孝道》，這確實是一份非常簡短，非常概述性的「摘錄」。

如前所述，在韓國英之前，衛方濟為了回應來自教廷對於中國禮儀質疑，他出版的著作中已經大量引述《禮記》，其中之一是《中國禮儀歷史紀錄》一書。雖然尚稱不上翻譯，但《禮記》部分篇章與內容已經在他的著作中頻繁出現（詳附表二）。衛方濟與韓國英兩人對於《禮記》都有摘譯的篇章有〈曲禮〉、〈檀弓〉、〈王制〉、〈曾子問〉、〈文王世子〉、〈喪服小記〉、〈樂記〉、〈雜記〉、〈喪大記〉、〈祭義〉、〈祭統〉、〈坊記〉、〈酒義〉這十三章。與韓國英大抵依照《禮記》章節次序重組並摘譯方式不同，衛方濟是採問答體，以援引《禮記》方式回覆有關中國禮儀的疑問來處理。若根據各章出現的次數來觀察，衛方濟最常引用的是〈曲禮〉、〈檀弓〉、〈郊特牲〉、〈祭義〉這四篇（若分上下則為六篇）。對照韓國英的摘譯本，〈曲禮〉、〈檀弓〉的摘譯段落明確，不過他並未翻譯〈郊特牲〉，且將〈祭義〉與〈喪大記〉合併簡述。作為後禮儀之爭時期的耶穌會士，在耶穌會剛被解散的敏感時刻，韓國英從北京寄回巴黎這份附加在《孝經》翻譯的參考資料，迴避了中國禮儀之爭的敏感內容。

在查核韓國英可能參考的中文底本過程中，我發現他所制定章的標題也不完全與中文《禮記》的標題相同，例如〈服問〉被韓國英標示為〈問服〉（“Ouen-fou”）。<sup>16</sup> 因為韓國英在匯集孝道相關的文獻時說過，他的翻譯根據是中國的帝國文獻，因此我也查核了康熙與乾隆兩朝的《禮記》官方版本，其中比較可能的是康熙的《日講禮記解義》，<sup>17</sup> 刊行時間是乾隆十四年（1749），以及乾隆十三年（1748）《欽定禮記義疏》。不過，包含陳澧的《禮記集說》與這兩個官方版本的〈服問〉章並未如同韓國英的譯本作〈問服〉。目前仍無法評斷他是否有根據，或只是誤植。韓國英並未交代他所使用的注疏本為何，目前也不確定他有沒有參考作為科舉考試主要依據的陳澧的《禮記集說》，儘管早期耶穌會士如衛方濟和教友確實都依據此本來討論中國禮儀的本質。不過韓國英的摘譯本對於一段經文的翻

16 Cibot, “Extraits du *Li-ki*, sur la Piété Filiale,” 27.

17 本文所用《日講禮記解義》的版本為德國慕尼黑巴伐利亞邦立圖書館所藏，編號：4 L.sin. C 289-1。

譯，卻出現與陳澹註解的相關性，茲引用中文與譯文照如下：

Un paysan du pays de *Ki* pleurant comme un petit enfant à l'enterrement de sa mere, Confucius dit à ses disciples: Cet homme est véritablement affligé, mais il ne garde pas la décence; le sage se possède assez lui-même dans l'ivresse de la douleur pour que sa maniere même de pleurer puisse être imitée.<sup>18</sup>  
〈檀弓〉上：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在上述譯文裡，韓國英提到「聖人」或「聖賢」(le sage)，但這個名詞在《禮記》經文未見。研判韓國英參考了中文註釋者的意見。經檢索，康熙《日講禮記解義》對於這一段經文的解義並未出現聖人或聖賢。但是陳澹的註釋如下：「聖人制禮，期於使人可傳可繼，故哭踊皆有其節，若無節，則不可傳而繼矣」。<sup>19</sup> 他參考了陳澹版本可能性較高。這是目前所發現具相關性的其中一段經文（後文尚有一段），是否能證成韓國英所用中文註釋本是陳澹的版本，雖仍有待深究，但兩者之間已經具備一定關連性。本文將聚焦在韓國英譯本中「禮」字與「宗教」的翻譯問題。

## （二）禮、敬二字之譯

從耶穌會初入中國時所出版的著作，我們已經可以發現中文「禮」字的翻譯。羅明堅 (Michel Ruggieri, 1543-1607) 名下《天主實錄》是中文第一本教理講授的書籍，於 1584 年刻於廣州。此書的西文本是《神聖事務的真實簡短說明：中文教理講授釋義》( *Vera ac brevis divinarum rerum expositio. Catechismi sinici paraphrasis* )，是前書的拉丁版，於 1591 年獻給教宗格列哥理十四 (Gregory XIV, 1535-1591)。此書中有一手稿，頁面中心由上而下書寫著「仁、儀、禮、知、信」五字。中文字樣左側有拉丁拼音，右側有拉丁翻譯，依序為 “gin, gni, li, ci, sin” 和 “amor seu caritas,

18 Cibot, “Extraits du *Li-ki*, sur la Piété Filiale,” 12-13.

19 宋·陳澹，《禮記集說》，卷 2，29b-30a。黑體字與底線為筆者的強調（以下同理）。本人所用版本為哈佛燕京圖書館藏《禮記集註》，原特藏書編號 T586, 7936C，其公開數位檔的連結如下 <http://id.lib.harvard.edu/alma/990077520330203941/catalog>。

gratitude, humanitas, prudential, veritas”。<sup>20</sup> 如果依據上述，直接翻譯為中文，如下：「愛或博愛、感恩、人性、審慎、真理」。請注意：羅明堅將中文的「禮」字譯為「人性」(humanitas)，而這個字也可以理解為「文明」(civilization)。

約三十年後，利瑪竇的繼承人龍華民 (Niccolò Longobardo, 1559-1654) 在為了回覆中文裡有關「上帝」、「天」、「靈魂」等等概念的意義所撰寫的中國禮儀之爭關鍵文本，題名簡要如下《簡短回覆有爭議中的上帝、天神、靈魂……》(*Resposta breve sobre as Controversias do Xámti, Tienxin, Limhoên [...]*, ca. 1623)，討論到中國古代思想裡，宇宙創生的第一實體和普世原理時，提到了五點美德。龍華民並未具體明說是哪五種，也未說明細節。他的譯者利安當 (Antonio de Santa María Caballero, 1602-1669) 則是在正文旁直接加入旁註，明確指出是「仁、義、禮、智、信」這五種。重點在於他把「禮」字翻譯為「禮拜」(cultus)，開始把中國的禮和歐洲基督宗教脈絡中的禮拜連結。到了 1676 年，閔明我 (Domingo Fernández de Navarrete, 1610-1689) 將文稿翻譯為西班牙文並正式出版時，再增加了宗教 (religion) 與禮拜 (culto) 並列的方式來解釋中文的禮字。在此之後法文與英文譯本也都直接在正文裡將這五個字翻譯出來；在西班牙文譯本之後，五種美德中的「禮」字，都被以 religion 一字來翻譯與詮釋。這個翻譯名詞就這樣因為譯者的介入，從註解進入正文。<sup>21</sup> 前述已經說過羅明堅將五種美德的「禮」字翻譯為「人性」或「文明」，明顯地與翻譯龍華民文本的十七世紀譯者們不同，且他如此翻譯中文「禮」字，很難與禮拜或儀式有直接關係。也就是說，在十七世紀初期，中文的「禮」字，尚未與作為宗教二字的翻譯的 religion 對應。在龍華民的文本僅提及五種美德，但在後續翻譯此文本的譯者手中逐步轉化，並在閔明我

20 原件現藏於羅馬中央圖書館，耶穌會檔案，編號：1276。在羅明堅的文本中，「義」字寫作「儀」字，「智」字寫作「知」。相關的研究請參見 (義) 歐金尼奧·羅薩度 (Eugenio Lo Sardo) 等主編，《海國天涯：羅明堅與來華耶穌會士》第 1 冊 (澳門：澳門文化局、澳門博物館與羅馬檔案館，2012)，頁 174-175。

21 詳見潘鳳娟，〈龍華民《論中國宗教的幾點問題》翻譯初探——以考證邊欄中文和比對註釋為中心〉，《哲學與文化》44.11(2017.11): 38-39。

的西班牙譯本中直接翻譯為 religion，一步一步逐漸向今日概念下的宗教意涵靠攏。在當時唯有基督宗教（la Religion）為獨一真宗教的思維當中，中國的禮儀變成為跨宗教的難題。也就是說，閔明我的翻譯將龍華民文本的焦點，從名詞、文字翻譯的爭議，在中國屬於倫理道德層面的問題轉化為中歐之間的宗教爭議。

值得一提的是，在 1689 年，耶穌會剛在第二輪禮儀之爭暫時勝出，當時的耶穌會士 Joanne Gisbert（1639-1710）曾經於巴黎出版了《寰宇宗教學：教會歷史新方法的基督宗教神學》（*Scientia religionis universa, seu Christiana theologia historiae ecclesiasticae nova methodo sociata*）<sup>22</sup> Gisbert 書名所使用的「宗教學」（宗教知識，Scientia religionis）或他同時使用的另一個名詞「上帝學」（上帝知識，Scientia Dei）實際上是「基督宗教神學」（theologiae christianae）。當十七世紀九零年代與十八世紀交界，耶穌會面對新一波挑戰。龍華民論中國禮儀關鍵詞彙的文本，在 1701 年被巴黎外方傳教會士 Louis Champion de Cicé（1648-1737）翻譯成為法文時，標題被重訂為《論中國宗教幾點問題》（*Traité sur quelques points de la religion des Chinois*）。從這增添「宗教」（religion）來觀察這個轉變，影響所及，此後以此法文譯本為基礎文本來探討中國禮儀的論述，大抵上會環繞在「中國宗教」上來發揮。例如早期萊布尼茲認為中國文人對於孔子的典禮是一種「世俗儀式」，而不是一種「宗教儀式」，後來他改持相反的立場。他在〈論孔子的世俗祭儀〉（“De cultu Confucii civili,” 1700）一文，直接指出自己的觀念變化，認為中國人向孔子以及祖先所進敬拜，更像是宗教習俗，這種敬拜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政治儀式，包含帝王與基督徒都可以參與。<sup>23</sup> 在韓國英之前譯介《禮記》的中國禮儀辯護者衛方濟，他所出版的相關著作，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中，採取了一種不同於當時羅馬教廷與宗教裁判的神學家們的那種將「宗教」（religious）或「公民」（civil）

22 Joanne Gisbert, *Scientia religionis universa, seu Christiana theologia historiae ecclesiasticae nova methodo sociata* (Paris, 1689).

23 詳見潘鳳娟，〈無神論乎？自然神學乎？中國禮儀之爭期間龍華民與萊布尼茲有關中國哲學的詮釋與再詮釋〉，《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27(2007.10): 67。

二分切割的思維，並轉向以孝道為中心的倫理進路來討論中國禮儀。他在譯介《禮記》時，並未使用「宗教」，如果提及 *religio* 這個字，基本上是指基督宗教，並未將「禮」連結到與宗教。<sup>24</sup>

韓國英所出版的這份《禮記》摘譯本是在後禮儀之爭時代的作品，是禮儀禁令發布之後半個多世紀，而且耶穌會已經被解散之後，他在中國整理中文資料撰寫寄回法國才出版的。這有助於我們理解，在爭議之後的西方文獻當中，對於前述禮儀問題與概念從倫理轉化為宗教爭議之後續發展的一個側面。以下從韓國英如何翻譯相關的概念來做初步的觀察。由於韓國英對於《禮記》的翻譯僅選取孝道相關的部分，並且被視為翻譯中華帝國孝道文獻的參考資料，他的譯本極為簡短，具輔助性質。韓國英翻譯《禮記》的目的是為理解中國遠古政府，因為它直接揭示上古的道德思想。既然他是在譯介中華帝國孝道的脈絡中，提交這份摘譯本，對他來說《禮記》這部經典的屬性，研判也是在相同脈絡中，指向相同目的。

與杜赫德把《禮記》列為第五經不同，韓國英在導論說，此經雖為五經中的第四經，但由於秦火的破壞，古代學人對其成書、具體內容、篇章數量有不同說法。而此經也被視為其他經的註解，也可以在這部經典中發現中國古人宗教 (*la religion*)、政府、法律、風俗的具體細節。<sup>25</sup> 在他的譯文中 *la religion* 總計出現七次，分別在譯本導言、〈曲禮〉、〈大傳〉和〈樂記〉三個部分。以下藉由韓國英的翻譯例句來觀察與說明。首先是韓國英所翻譯的第一篇〈曲禮上〉的經文與譯文對照，以下先列舉兩段「禮」字被翻譯為「宗教」(*la religion*) 的例子：

I. 〈曲禮上〉：禮從宜，使從俗。

韓國英翻譯：Chap. *Tien li*. Suivez les mœurs de votre siècle dans tout ce qui n'est pas opposé à **la religion**.<sup>26</sup>

24 衛方濟的《中國禮儀的歷史紀錄》，極少使用。而《中國哲學三論》則是在為了定義宗教以及討論中國祖先牌位是否違背基督宗教時使用。他的論述中 *religio* 指基督宗教 (*religio Christiana*)。

25 Cibot, "Extraits du *Li-ki*, sur la Piété Filiale," 6-7.

26 Cibot, "Extraits du *Li-ki*, sur la Piété Filiale," 7.

中文直譯為：遵從你時代裡所有不與宗教抵觸的風俗。

II. 〈曲禮上〉：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

韓國英翻譯：Chap. *Tien li*. Quelque vivacité qu'on mette dans une dispute, quelque intéressé qu'on soit au gain d'un procès, il ne faut pas s'écarter des bornes de **la décence & de l'honnêteté**. **La religion** seule rend indissolubles les liens qui unissent le Prince & le sujet, les supérieurs & les inférieurs, le père & le fils, le frere aîné & le frere cadet.<sup>27</sup>

中文直譯：無論爭論如何激烈、如何熱衷於贏得訴訟，都不能偏離**正直和誠信**的界限。唯有**宗教**鞏固那些使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合一的連結不斷裂。

上述韓國英的翻譯出自〈曲禮上〉，不過他並未區分上下，而是視為同一篇。這兩個例子可以看到，中文「禮」字都被韓國英翻譯為“la religion”。第 II 條所引用的譯文有兩段，「禮」字出現兩次，第一次被翻譯為「正直與誠信」（la décence & de l'honnêteté），第二次涉及君臣兄弟之間爭議時，譯為“la religion”。

相似的翻譯也出現在韓國英翻譯〈大傳〉的部分內容。這段經文相對長，但是韓國英的譯文明顯有刪減：

III. 〈大傳〉：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斃於人斯，此之謂也。

韓國英翻譯：Si un Prince pense & agit en homme, il aimera son pere & sa mere; s'il aime son pere & sa mere, il respectera ses aïeux & honorera ses ancêtres; s'il honore ses ancêtres, il révéra leur mémoire; s'il révere leur mémoire, il aimera

27 Cibot, “Extraits du *Li-ki*, sur la Piété Filiale,” 8.

ses sujets, il punira avec equité & modération, les peuples feront tranquilles, l'abondance régnera dans l'Empire, la religion, les mœurs & la justice seront florissantes, la joie sera universelle; aussi est-il dit dans le *Chi-king* (en parlant de *Ouen-ouang*): *Quel éclat de gloire! quelle ravissante prospérité! tous les cœurs sont unis.*<sup>28</sup>

中文直譯：如果君王的思想 and 行為像一個人（按：具人性），他就會愛他的父母親；如果他愛他的父母親，就會尊重他的祖先。如果他尊敬祖先，就會尊重他們的記憶。如果他尊重他們的記憶，就會愛他的臣民，懲罰也會公平和適度，人民就能保安寧，**帝國就會富足，宗教、風俗和公義就會彰顯**，歡樂就會普及；《詩經》（文王的話）是這樣說的：這是何等的榮耀！多麼令人愉快的繁榮！所有的心都團結在一起。

韓國英迴避了中文經文中的「宗廟」相關的文字。這個迴避如果對照他對《孝經》的翻譯就不意外了。在那裡，韓國英採取音譯的方式，把「宗廟」譯為“Miao”，這對於不懂中文的法國讀者來說，既陌生又突兀。既然這個短篇《禮記》摘譯是作為他的中國孝道介紹的資料之一，在此迴避了敏感難翻譯的段落，也是可以理解的。韓國英翻譯這段文字的意義，與陳澹的詮釋相似。陳澹的註解提到這裡涉及「祭祀之禮」與「宗廟之事」，最後提到「禮」、「俗」、「刑」三者，指出「禮俗一致，刑猶成也」，「則協氣嘉生薰為大和矣，豈不可樂乎？詩周頌清廟之篇，言文王之德，豈不光顯乎？豈不見尊奉於人乎無厭斁於人矣？」<sup>29</sup> 這段經文字並未直接能如韓國英所譯那麼直白，反而更接近陳澹的註解內容。

在韓國英的譯本中，並非所有中文「禮」字都被翻譯為“religion”。在另一段經文韓國英的翻譯如下：

28 Cibot, “Extraits du *Li-ki*, sur la Piété Filiale,” 20-21.

29 宋·陳澹，《禮記集說》，卷 6，頁 73。

IV. 〈曲禮上〉：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

韓國英翻譯：Chap. *Tien li*. Un fils qui garde le *Li*, a soin que son père & sa mère soient chaudement en hiver & fraîchement en été; il vient soir & matin dans leur chambre pour s'assurer par lui-même que rien ne leur manque.<sup>30</sup>

中文直譯為：一個持守 *Li* 的兒子，在冬天為父母保暖，在夏天為父母乘涼。清晨和晚上都到父母房間確認沒有任何東西遺失。

V. 〈曲禮〉上：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韓國英翻譯：Chap. *Tien li*. La politesse défend de parler beaucoup, & la probité de parler mal de qui que ce soit.<sup>31</sup>

中文直譯：謙恭（禮貌）禁止人多言，誠信禁止人說人壞話。

VI. 〈樂記〉：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韓國英翻譯：Chap. *Yo-ki* & *Tsu-ki*. Le sage qui s'applique à la musique & au cérémonial, est la lumière du monde.<sup>32</sup>

中文直譯：運用音樂和禮儀的聖賢是這世界的光。

從上述 IV~VI 的譯文我們可以觀察到，韓國英以不同的字彙來翻譯經典中的「禮」字。除了將「禮」字翻譯為宗教（la religion）之外，韓國英也同時使用拼音方式（*Li*）處理中文的禮字。有時也翻譯為「正直與誠信」（la décence & de l'honnêteté）和「謙恭」或「禮貌」（la politesse），甚至是「禮儀」或「儀式」（le cérémonial）。這種多樣化的翻譯，是韓國英翻譯中國經典時常見手法；他不會固著於單一的對應詞，而是會根據上下文脈選取合適的譯文。韓國英不僅是在中文譯為法文時使用多種對應譯語。法文的 religion 所對應的中文也呈現多樣性，例如有時也將中文的「敬」

30 Cibot, "Extraits du *Li-ki*, sur la Piété Filiale," 8. 斜體為原文所有。

31 Cibot, "Extraits du *Li-ki*, sur la Piété Filiale," 7.

32 Cibot, "Extraits du *Li-ki*, sur la Piété Filiale," 21. 按：該句意思應該是當聖賢廣為實施禮樂時，世界就充滿光明。

字翻譯為“la religion”。請參見以下例句：

VII. 〈樂記〉：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

韓國英翻譯：Chap. *Yo-ki & Tsu-ki*. Dans les temples & dans les salles des Ancêtres, la musique doit également inspirer **la religion** au Prince & aux sujets, aux grands & aux petits.<sup>33</sup>

中文直譯：在廟中與祠堂裡，音樂必須也平等地向親王、臣子、大人與小孩啟發**這個宗教**。

VIII. 〈雜記下〉：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

韓國英翻譯：Chap. *Yo-ki & Tsu-ki*. **La religion** est la première chose dans le deuil, les larmes & les sanglots la seconde, le jeûne & la maigreur la dernière.<sup>34</sup>

中文直譯：**這個宗教**是悼念的第一要務，其次是淚水啜泣，最後是禁食消瘦。

上面 VII~VIII 的例句當中，「敬」字被翻譯為“la religion”。不過，韓國英翻譯的多樣變化，又可以從他在其他經文把「敬」翻譯為「尊敬」（respect）觀察得到，如以下例句所示：

IX. 〈曲禮〉上：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

韓國英翻譯：Chap. *Tien li*. Soyez toujours pénétré de **respect**; (il faudrait traduire de **religion** pour prendre la pensée des anciens & sauver la concordance des *King*) votre contenance sera celle d'un homme qui replie ses regards sur son ame, & vos paroles celles d'un homme qui regne sur ses passions.<sup>35</sup>

中文直譯：永遠滿懷**尊敬**，你的面容將（顯示）你是一個向內在凝視自我靈魂的人，你的發言（顯示）你是能控制激情的人。

33 Cibot, “Extraits du *Li-ki*, sur la Piété Filiale,” 21.

34 Cibot, “Extraits du *Li-ki*, sur la Piété Filiale,” 22.

35 Cibot, “Extraits du *Li-ki*, sur la Piété Filiale,” 7.

在第 IX 例句中，韓國英在 *respect* 之後加入一個文間註說明：「有必要從『宗教』來翻譯，以理解古人的思想並保存這些經典的調和性」（il faudrait traduire de *religion* pour prendre la pensée des anciens & sauver la concordance des *King*）。本文雖然將這個例句排在最後，實際上它是韓國英摘譯《禮記》的第一段經文。回歸韓國英譯本的起點，我們整體看到他的翻譯手法相當彈性多元，這點也符合他對於其他經典的翻譯方法。採取多種對應的譯語來翻譯同一詞彙，讓譯詞呈現多元意義，突顯中文經典在詮釋上的複雜與多樣性。

整體來說，上述所引出自韓國英譯文的九個例句，主要出現在韓國英所重構的〈曲禮〉、〈大傳〉、〈樂記 & 雜記〉三篇。我們可以看到他將中文的「禮」字與「敬」字和西文中原專屬於基督宗教的「*la religion*」連結，基本上是從兩方面把一般性的尊敬與宗教性的禮儀融合、交織，使這兩個字在兩種語言之間，同時具備世俗性意義和宗教性意義。聖俗之別的宗教認知，在韓國英的翻譯中不明顯。如前文已經提過，他指出中文的「禮」字有四重意義。這樣的詮釋手法與他在處理《孝經》的翻譯是一致的。當然，他這份《禮記》摘譯本所扮演的角色正是《孝經》的翻譯的參考資料。對韓國英來說，禮儀確實在環繞著中國孝道的大方向上，無法單面向地切分為宗教的或公民的。而中國「禮」字也確實具有如西文 *la religion* 的宗教意涵，而非單指禮貌與尊敬而已。從雙向翻譯的脈絡來觀察，這組相對應的翻譯詞原本存在非常多樣的翻譯型態。在翻譯歷程中，西文的 *religion* 的意義有時也與中文的「敬」字相同，而中文的「禮」字，也曾經被翻譯為「人性」等與當代聖俗二分概念下的「宗教」（*religion*）關係比較遠，而是接近人性或文明的語詞。也就是說，在十九世紀末當和製漢語「宗教」一詞於中國正式成為 *religion* 的對應翻譯名詞之前，在十七到十八世紀因為中國禮儀之爭，曾經過相當長時間的翻譯嘗試，出現過非常多樣的對應譯詞。後禮儀之爭時期韓國英摘譯《禮記》這個跨文化互譯的歷程，向我們呈現了這個對應概念與內涵有多麼複雜與多樣，也將有助我們從另一個視野重新檢視與省思十九世紀以及後續在這翻譯基礎上所展開的跨宗教對話問題。

綜上，我們從韓國英的譯文觀察到，他翻譯的手法相當彈性，在上下文脈絡中去解說，不會受限於詞對詞之直譯。例如雖然中文經文也多次出現禮字，並未全數被他翻譯為“*la religion*”，其中包含了音譯的 *Li*、「正直與誠信」、「謙恭」、「禮貌」，甚至是「禮儀」或「儀式」等詞。他有時也使用 *la religion* 來對應敬字。其實這種混搭、意譯與音譯的做法，在韓國英的經典翻譯中很常見，本文研究他的《禮記》摘譯，觀察到類似的情況。韓國英所出版的《禮記》摘譯，是作為他譯介中國孝道文獻的參考資料的背景之下翻譯，當然所選取的經文是與孝道或《孝經》相關的部分。而他這般多元與彈性的翻譯方式，研判也與他對於孝道的詮釋密不可分。既然他在翻譯《孝經》時面對與孝道相關的禮儀時，列出宗教的、政治的、公民的與家族的這四重面向的意義，他摘錄翻譯《禮記》部分經文時也採用類似手法，也是有跡可尋。

韓國英的經典翻譯，會參考文本脈絡和時空環境，並以相應的中國注疏本作為依據來翻譯經典內容。根據目前比對結果，儘管證據仍不算多，發現至少有兩段經文翻譯，有很大可能性是與衛方濟相同，採取了作為科舉用書的陳澧《禮記集說》的註釋來翻譯。既是科舉用書，大抵可以視為符合韓國英所強調的以帝國文獻為底本進行翻譯的說法。在韓國英的時代，中文的「禮」能否與歐洲基督宗教才具備的宗教地位仍未確認。如果考量他在中國禮儀之爭禁令已經下達，耶穌會被解散的敏感時刻，他選擇以隱晦與多樣的方式，來表達中國禮儀當中可能具有的宗教面向，例如作為 *religion* 對應的詞彙，除了中文的「禮」字，「敬」與「教」二字也在其中（請參見後文所提供之附表三，可參照不同時期譯者對相關概念的翻譯）。

#### 四、「後禮儀之爭」之後

韓國英的翻譯有其歷史前驅者，亦有後繼者。本文已經從羅明堅、從龍華民到衛方濟的有中國禮儀的相關著作，最後導入韓國英摘譯《禮記》的譯詞分析，在禮與宗教的雙向翻譯的前提之下，追溯十九世紀「宗教」譯詞定著化之前的歷史脈絡。在十七世紀中國禮儀之爭最高峰的時期，中國禮儀是否為迷信或者像基督宗教一樣地位的宗教儀式。中國的禮儀如果

具宗教性，那麼就是違背基督宗教教義，因為只有基督宗教是唯一真宗教。如果是迷信與偶像崇拜，那當然也不能容許教友執行。因此耶穌會士必須避免將中國的禮與基督宗教對等，也必須迴避任何會使中國禮儀成為迷信、偶像崇拜的論述。最終辯論的方向是朝向中國禮儀屬於與宗教無涉的文化行為，導致原本聖俗並非如此截然二分的宗教與文化，變成儼然楚河漢界的狀態。韓國英出版摘譯本已經是 1779 年，距離禮儀禁令超過半世紀（「後禮儀之爭」時期），而耶穌會也被解散。不僅禁止中國教友祭孔祭祖的禮儀，甚至任何有關中國禮儀的討論都是被禁止的。換句話說，韓國英雖然摘譯了《禮記》、介紹中國孝道，卻不能討論中國禮儀之爭的相關問題。與 1711 年中國禮儀的辯護者衛方濟之迴避使用 religion 來翻譯中文「禮」的作法不同，他透過多樣化的譯詞，來處理中文的禮字，在他所謂四重意義的理當中去摘譯禮記，跳脫宗教的（religious）或公民的（civil）二元性的思考，在帝國孝道文獻的脈絡中去摘譯禮記，是極具創發性的。只是這些不同的翻譯名義詞，並未完全否定中文「禮」字和中國禮儀的宗教層面意義。韓國英是後禮儀之爭時代的人物，嚴格來說，他在出版禮記摘錄時，已經不能稱之為耶穌會士，應該叫做「前耶穌會士」，因為耶穌會已經被解散了。韓國英與錢德明常被稱為北京最後的傳教士，兩人分別在 1780 年與 1793 年過世，未能見證耶穌會復會。在教廷嚴格禁止討論中國禮儀問題之後，他仍翻譯中國經典、介紹中國禮俗的努力，可以視為一種以漢學外衣來掩飾他辯護中國禮儀問題的行動。

韓國英對「禮」字的彈性翻譯，在十九世紀末法國東方學家羅尼（Léon de Rosny, 1837-1914）處理《孝經》中時也可以看到延續性。他將經文中的禮字，有時候翻譯為禮儀（les rites/Rites）和禮的方式（le moyen des rites），有時則是謙恭（la politesse），有時則兩者同時使用；有時呈現倫理面向，有時又具有宗教傾向。羅尼在翻譯古文《孝經》〈閨門章〉的「禮」字譯為「社會原則」（les principes sociaux）；納入家中妻、妾、幼童與隨從來討論公與私。在儀式性的脈絡他會把「禮」字翻譯為“les rites”；在描述屬於世俗世界中人際關係與往來過程時，他則是翻譯為“la

politesse”，採用謙恭或禮貌這一類的字義來詮釋中文的禮字。<sup>36</sup> 在韓國英之後同為《禮記》譯者的加略利和理雅各，儘管並未如他一般將「禮」字譯為“religion”，而是以更彈性的方式翻譯這個字。加略利指出中文「禮」字的翻譯是大學問，他基本上會譯為「禮儀」(rite)，但是根據不同脈絡可以不同翻譯，例如「典禮」(cérémonies)、「社會秩序」(ordre social)、「社會義務」(devoirs de société)、「禮貌」(politesse)、「誠實」(honnêteté)、「道德」(morale)、「城市化」(urbanité)、「風俗」等等多達三十個單詞。<sup>37</sup> 至於理雅各，一如他的經典翻譯風格，也回顧了加略利的譯本，也注意到如此高度彈性的譯法，不過他自己不會採取相同方式來翻譯中文的「禮」字。<sup>38</sup> 理雅各檢索《說文解字》對於中文「禮」字的定義：「所以事神致福也」，他的英譯中文直譯如下：「一個步驟或一個行動，藉以我們事奉神靈以及獲取快樂」。他指出對於許慎而言，這是一種「導入宗教的概念圖像」(an ideagram of religious import)。理雅各認為，中文的「禮」字有非常多不同意義，在不同中國社會脈絡有不一樣的解釋，因此不能夠定著於單一譯詞。他強調研究中國經典，不能忘記它具有雙重意義：「宗教與道德」(the religious and the moral)，<sup>39</sup> 因為箇中關鍵在於：「中國人最高的人性特質正是在於實踐一種與經典內涵和諧的生活形式」。<sup>40</sup> 雖然理雅各定位儒家為「中國古代的國教」(state religion of China)，<sup>41</sup> 但是針對《禮記》

36 潘鳳娟，《孝道西遊：孝經翻譯與歐洲漢學的源起》(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22)，頁 364-367。

37 Joseph-Marie Callery, *Li-Ki, ou Mémorial des rites, tradui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u chinois et accompagné de notes, de commentaires et du texte original* (Turin, 1853), xvi.

38 Legge, introduction to *The Li Ki*, 11.

39 理雅各譯本相關研究以吉瑞德 (Norman J. Girardot) 在其 (*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 一書為權威，在書中他討論了理雅各的翻譯方法，並且在論辯「禮」和「理」時，將中文「禮」字的雙重意涵：「宗教的」和「道德的」一併探討。Norman J. Girardot, *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336-82.

40 Legge, introduction to *The Li Ki*, 10.

41 James Legge, "Imperial Confucianism," *The China Review* 6, no. 3 (1877): 147-58; 6, no. 4 (1878): 223-35; 6, no. 5 (1878): 299-310; 6, no. 6 (1878): 363-74; James Legge, *The*

的特質，理雅各在其譯本導論提醒讀者：「不要指望在《禮記》中找到「任何像神學的東西」（anything like a theology），他認為儒家體系缺乏「教條式的宗教教義」（dogmatic teaching of religion），但這也許根本不是一種缺陷」。<sup>42</sup> 理雅各指出，孝道在中國各種經典當中具有核心地位。<sup>43</sup> 其實「國家宗教」的概念，在馬禮遜時期已經提出，他在《中國叢報》曾經發表了“State Religion of China”一文，討論中文「教」字概念，僅有典禮儀式，不具備英文的 religion 中的教義體系。<sup>44</sup> 衛三畏延續這觀點，在他的《中國總論》第八章論中國宗教時，提到這個古老的國家宗教，他認為這個國家宗教在後來的世代腐化為納入雲、雨等各種自然現象為崇拜對象。不過衛三畏認為這個「國家宗教」的各種祭典充其量是一種盛會，不能算是「中國宗教」（the religion of the Chinese），頂多就像希臘哲學家那種「教導」（teaching）。他認為：「儒教」（Ju Kiau）算不上是一種宗教的教派（a religious sect），而僅是「文人的教派」（Sect of the Learned），因為所有成員只是尊崇經典文獻。<sup>45</sup>

值得一提的是加略利與理雅各之將中國經典視為聖書不同，他認為漢學家們應該放棄那種將中國經典稱為「聖書」（Livres sacrés des Chinois）的說法，他認為應該稱為「經典書籍」（Livres canoniques），這些是一種內容已經充分確定不需再做任何更動的文本。加略利認為經典中沒有任何被中國人視為具「宗教意義」（l'acception religieuse）上的「神聖」（Sacré）的內容。<sup>46</sup> 他認為中國人的宗教感（le sentiment religieux）很薄弱，並不像西方人那樣對於不可見世界有強烈的渴望，對於造物主、靈魂本質等概念只有模糊的認識，而且經常是相互矛盾的。<sup>47</sup> 加略利認為《禮記》算是

---

*Religions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Described and Compared with Christianity* (London, 1880), 122.

42 Legge, introduction to *The Li Ki*, 13.

43 Legge, introduction to *The Li Ki*, 14.

44 Robert Morrison, "State Religion of China," *Chinese Repository* 3, no. 2 (1834): 49-53.

45 Samuel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New York, 1848), 2:233-4, 236.

46 Callery, *Li-Ki, ou Mémorial des rites*, iii.

47 Callery, *Li-Ki, ou Mémorial des rites*, xiv.

處理宗教問題的經典，但是中國人對於祭天祭祖的認識非常輕描淡寫。他對於宗教的定義是指中國人承認超自然、形而上的存有，並形成一種教條，有未來的賞罰。就此而言，他認為在佛教傳入之前，中國沒有宗教的存在。

本人也注意到，在完整《禮記》出版之前，新教傳教士和漢學家們其實也對中國禮儀之爭進行回顧性的研究與討論。從他們的論述，可以觀察到新的宗教觀逐步成形，儘管仍存在多樣性。例如，艾約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評論了十七世紀天主教的禮儀之爭。耶穌會士們因應禮儀之爭，把中國禮儀定位為一種無宗教（religious）無涉的公民（civil）活動，而天主教其他修會的會士則認定這些祭祀祖先的禮儀是一種宗教行為。當時中國的士人批判「天主教」（the religion of the Lord of Heaven）或「西方宗教」（the religion of the West）其實與中國古代一些異端信仰類似。他認為，他們的宗教（their religion, 按：中國的宗教）不能被視為與基督宗教相同的宗教，因為中國人向上帝（God）之外神靈獻祭，這些神靈比較是像聖經中的天使。艾約瑟使用「儒家宗教」（Confucian religion）與「新教宗教」（protestant religion）、「天主教宗教」（Catholic religion）等詞描述不同的宗教，但強調唯有基督宗教才是「神聖宗教」（Divine religion）。<sup>48</sup> 在他的論述中，“religion”似乎可以與任何詞彙合併使用。再例，1880-1881年，法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教授（l'École spéci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也是《通報》（1890-）創辦人，考狄（Henri Cordier, 1849-1925），在《宗教史評論》（*Revue de l'histoire des Religions*）的創刊號，<sup>49</sup> 發表論文探討中國各種宗教時，以儒釋道等中國宗教為對象，回顧多位十九世紀西方傳教士與學者的著作。論到「中國有哪些宗教」（*quelles sont les religions de la Chine?*）這個問題，他說：「數量有三：儒

48 Joseph Edkins, *The Religious Condition of the Chinese: With Observations on the Prospects of Christian Conversion Amongst That People* (London, 1859), 107-12, 174-5, 213-4, 229-33, 247.

49 詳見Henri Cordier, “Des religions de la Chine: la piété filiale en Chine,” *Revue de l'histoire des Religions* 1 (1880): 346-56; Henri Cordier, “Des religions de la Chine: la piété filiale en Chine,” *Revue de l'histoire des Religions* 3 (1881): 218-27.

教〔*le Jou kiao*〕或孔子教義；道教〔*le Tao kiao*〕或老子教義；佛教〔*le Fo kiao*〕或佛陀教義。考狄把儒、釋、道視為中國的三種宗教，它們「大抵都源於中華帝國裡的祭祖與風水說這種摻雜迷信的教義」。<sup>50</sup> 他逐一介紹這三教的經典，指出五經與四書，《禮記》則是五經之一。他在介紹中國經典時，同時也會列出西方譯本與譯者，包括耶穌會士如衛方濟、馬若瑟、韓國英等人，新教傳教士理雅各、郭實臘、湛約翰，以及東方學家謬勒（Max Müller, 1823-1900）、雷慕沙、儒蓮、畢歐、加略利等人。<sup>51</sup> 考狄非常熟悉當時有關中國的圖書，著有《中國書目》（*Bibliotheca sinica*, 1878-1895），所以他討論中國宗教與孝道時，旁徵博引。他認為儒家的根源是孝道。考狄對於中國孝道的討論，也是大量介紹早期的翻譯，引用韓國英翻譯中國孝道文獻時所說的「古文」與「新文」問題，說明衛方濟與韓國英兩人在文人文獻與帝國文獻的區別。他花非常大篇幅介紹《孝經》的內容，提到《孝經》引用《禮記》。<sup>52</sup> 論到孝道最關鍵的禮儀——「祖先崇拜」（*le Culte de Ancêtres*），他說：這是中華帝國最主要的宗教，它團結了各種階層的人士，從上到下，甚至儒、釋、道三教的人士，都在祖先崇拜的儀式中合而為一。考狄注意到畢歐與加略利的禮經翻譯，不過並未特別關注韓國英的禮記翻譯，只注意到他對帝國孝道文獻的翻譯。考狄認為：「祭祖在中國就是一種宗教，真實的宗教。迴避其宗教性而說它只是一種慎終追遠的行為，不是惡意就是誤解」。<sup>53</sup> 考狄這種宗教觀念，在十九世紀傳教士有關中國宗教的著作中並非個案。例如理雅各於同年所出版的比較宗教學專著《中國的宗教：儒道的描述與基督教的比較》（*The Religions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Described and Compared with Christianity*），將儒道二家與基督教在比較宗教的脈絡中討論。他類比了「郊社之禮」和基督宗教的事奉上帝之禮。

這種視中國祭祖禮儀為宗教的觀點，在義大利佛羅倫斯大學東方學者

50 Cordier, "Des religions de la Chine," (1880): 347-8.

51 Cordier, "Des religions de la Chine," (1880): 348-51.

52 Cordier, "Des religions de la Chine," (1881): 220-3.

53 Cordier, "Des religions de la Chine," (1881): 225.

Carlo Puini (1839-1924) 的研究中，<sup>54</sup> 被進一步與家國守護神信仰類比。1886 年 Puini 在他的一篇有關中國古代宗教中的家國守護神信仰 (“Le culte des génies tutélaires de la famille et de l'état dans l'ancienne religion des chinois”),<sup>55</sup> 將中國祭祖，尤其是灶神的祭祀，以羅馬守護神拉爾 (Lares)<sup>56</sup> 來類比與詮釋。Puini 指出：「沒有比向家族守護神 (l'esprit du foyer) 獻祭更好的」，這位神祇 (Cette divinité) 在這個國家的信仰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唯一同時受到儒釋道三教信徒共同崇拜的信仰 (un culte des sectateur des trois religion)。中國對於祖先的崇拜 (le culte des morts)，是「宗教性禮儀」(cérémonies religieuses)，是「中國古代宗教中的家國守護神信仰」的一部分。<sup>57</sup> 他繼續說：民間普遍的家族神祭祀與中國古代宗教中那些對天地山川雲雨的祭祀不同，家族神祭祀涉及所謂「五祀」(Wu-sz)，<sup>58</sup> 也就是「五種宗教義務」(les Cinq devoirs religieux)。記錄了孔子純粹宗教 (un exposé plus pur de la religion de Confucius) 的中國經典 (les Kings)，基本上都不談論這些。不過 Puini 認為，與其他經典不同，《禮記》(le Li Ki) 提供了關於家族神祭祀的充分訊息。尤其是前述「五祀」，他引用《禮記》〈郊特牲第十一〉：「家主中溜，而國主社，示本也」，<sup>59</sup> 並且花費極大篇幅逐一介紹五祀：「司命」、「國行」、「國門」、「中溜」、「戶」、「灶」。<sup>60</sup>

54 Puini 曾於 1883 年出版專著：《禮記：中國古代的制度、應用與風俗》(*Il Li-Ki. o istituzioni, usi e costumanze della Cina antica*)，僅有 73 頁，應該不是譯本。

55 Carol Puini, “Le culte des génies tutélaires de la famille et de l'état dans l'ancienne religion des chinois,” *Le Muséon* 5 (1886): 193-211.

56 Puini, “Le culte des génies tutélaires de la famille et de l'état dans l'ancienne religion des chinois,” 193.

57 Puini, “Le culte des génies tutélaires de la famille et de l'état dans l'ancienne religion des chinois,” 193-4.

58 《禮記》〈祭法〉：「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灶」，或者因此 Puini 的討論，聚焦在灶神 (pp. 201-2)。

59 Puini, “Le culte des génies tutélaires de la famille et de l'état dans l'ancienne religion des chinois,” 203.

60 Puini, “Le culte des génies tutélaires de la famille et de l'état dans l'ancienne religion des chinois,” 201-2.

他同時也引用《禮記》經文與陳澧的註解，<sup>61</sup>對「中霤」(chung-liu)，即「灶神」特別著墨，並且與羅馬的守護神比較，指出兩者都是古代家族保護神，位於家庭的中心，家人聚集的廚房或餐桌。<sup>62</sup>在全文討論以及比較了古代希臘羅馬與中國原初宗教 (la religion primitive)，他在文章結論中說：雖然存在一些差異，但是兩種古代的宗教在家族守護神的相似性最為明顯，「這證明了人類心靈，任何地方都是朝向相同的方向前進」。<sup>63</sup>綜合來說，到十九世紀後半，祭祖禮儀大致上被視為一種宗教體系，儘管與基督宗教不同。

西方的宗教學界對於 religion 這個字在不同時期歐洲語言的出版品中的不同含意，同樣已經有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雖然過去從字源探勘追溯這個字的原始意義，學界提出許多不同的意見，大抵同意與兩個字源有關：“religare”和“relegere”，前者指連結在一起 (to bind/unite)，後者指義務 (obligation)。Sarah F. Hoyt 認為，應該是後者。<sup>64</sup>誠然，字根溯源僅能說明這個字可能的原始意義。在西方宗教史裡各種不同文獻在討論宗教問題時，這個字的使用脈絡與意涵則是變化萬千。這個字的複數型，即多元宗教的概念出現，要到歐洲啟蒙時期才出現。<sup>65</sup>「宗教」詞彙翻譯的歧異問題，不僅在西文翻譯為中文時出現，在西方翻譯早期希臘與阿拉伯等語言的文獻時，也曾出現將當代意義的宗教 (religion) 譯入古代文獻的

---

61 宋·陳澧，《禮記集說》，卷 5〈郊特牲第十一〉，頁 33a。Puini, “Le culte des génies tutélaires de la famille et de l’état dans l’ancienne religion des chinois,” 203. 陳澧《禮記集說》的註解：「中霤與社皆土神，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于中霤，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于社，此皆以示其為載物生財之本也」。

62 Puini, “Le culte des génies tutélaires de la famille et de l’état dans l’ancienne religion des chinois,” 202-9.

63 Puini, “Le culte des génies tutélaires de la famille et de l’état dans l’ancienne religion des chinois,” 211.

64 Sarah F. Hoyt, “The Etymology of Relig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32, no. 2 (1912): 126-9.

65 Peter Harrison, “*Religion*” and the Religions in the English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

情況。<sup>66</sup> 換句話說，當代意義的宗教概念，主導甚至改變了東方各種不同信仰體系的屬性與定位，不僅出現在翻譯世界其他宗教，也出現在古代文獻的重新詮釋上。這個詞彙與概念的意義極為多元與爭議，幾個世紀以來傳承變化以及多文化間跨語言翻譯的結果，已經無法一概而論。當代的宗教學者、比較宗教學者，例如 Wilfred Cantwell Smith 甚至主張棄用名詞型態的“religion”，<sup>67</sup> 而是以形容詞的“religious”來描述討論宗教的論題，<sup>68</sup> 顯見這個字的意義並不精確且具爭議。歐洲從地理大發現之後，大量關於探索與描述對歐洲人而言是新世界裡的異教信仰之著作被出版，如何定位與理解這些非基督宗教的信仰，正是前述「宗教」(religion) 一詞成為爭議性高的學術概念的重要歷史背景。在十九世紀比較宗教學的建立之後，如雨後春筍般建立的如宗教現象學、宗教社會學各種學術性的發展，便是前述歷史的後續效應。前述「和製漢語」的「宗教」二字，便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之下被翻譯，並被傳入中國。

66 Brent Nongbri 指出，古代許多文獻無論是拉丁語的“religio”、希臘語的“thrēskei”以及阿拉伯語術語“dīn”、“milla”和“umma”，也受到早期基督教影響導致現代譯本都被翻譯為“religion”。Brent Nongbri, “Lost in Translation: Inserting ‘Religion’ into Ancient Texts,” in *Before Religion: A History of a Modern Concept*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25-45.

67 Wilfred Cantwell Smith, *The Meaning and End of Religion*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1), 50.

68 這個問題非單篇論文能詳述，請參見如 Jonathan Z. Smith, “Religion, Religions, Religious,” in *Critical Terms for Religious Studies*, ed. Mark C. Taylor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8), 269-84; Daniel Dubuisson, *The Western Construction of Religion: Myths, Knowledge, and Ideology*, trans. William Sayer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Nicolas Standaert, “Early Sino-European Contacts and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Concept of ‘Religion’,” in *Rooted in Hope: China – Religion – Christianity*, ed. Barbara Hoster, Dirk Kuhlmann, and Zbigniew Wesolowski (London: Routledge, 2017), 1:3-27. 另外可參見《牛津大字典網路版》(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地毯式地彙整了中世紀以來，英文世界中“religion”一詞的使用脈絡以及意義的轉變，參見 <https://www.oed.com/viewdictionaryentry/Entry/161944> (accessed December 10, 2022)。涉及整體宗教觀轉變變遷請參潘鳳娟，《西來孔子艾儒略——更新變化的宗教會遇》(臺北：聖經資源中心，2002)，第 7 章。

不過，十九世紀的中文世界，其實有不同於前述「和製漢語」的翻譯。清朝駐美參贊彭光譽在參加了 1893 年於芝加哥首辦的世界宗教大會（World's Parliament of Religions）之後，出版了《說教》（1896）一書，記錄了他的見聞與想法，說到今日所謂的「教」，他將 religion 音譯為「爾釐利景」四個漢字，全文出現廿多次，他認為這個字更接近中文的「巫」，與儒教的「教」並不相同。<sup>69</sup> 在該書中寫道：

中國本有此異名，中國禮教一而已矣。余考英文字書解爾釐利景術，教人順神、拜神、愛神、誠心事真神之理也。……然則爾釐利景於華文當稱為巫……而預知未來事者，歐羅巴人譯為華文曰教者也……中國教即政，政即教，皆從天子出。帝教、師教皆禮教也。禮教之外，別無立一教會號召天下者。<sup>70</sup>

上述文字說明中文「教」字並非西文的 religion，而是禮教，在中國政教合一，統合在皇權之下。這場 1893 年在芝加哥舉辦的世界宗教大會，原本是為了紀念歐洲人登陸美洲四百週年而籌備，卻成為近代宗教學研究的重大事件。所謂地理大發現的時代，過去主流論述視之為人類歷史邁向新猷，歐洲人征服世界的關鍵轉捩點，無論是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甚至是宗教的。爾後世界的宗教地圖重新繪製，被歐洲化、拉丁化的基督宗教傳向全世界。歐洲的「宗教」觀念也向世界傳播。這場世界宗教大會，卻讓獨一宗教觀面臨新的挑戰。

與會者不僅彭光譽對於此世界宗教大會當中涉及 religion 的討論，提出了他的觀察，尚有多位中國學者以英文發表討論中國宗教。過去研究的

69 Sun Jiang, "Representing Religion: 'Chinese Religions' at the 1893 Chicago World Parliament of Religions," *Oriens Extremus* 54 (2015): 59-84. 除了彭光譽之外，採取譯音方式翻譯 religion 的還有嚴復，在他翻譯《原富》一書，他說道：「今西國所謂教者，其文曰：魯黎禮整」。轉引自孫江，〈翻譯宗教——中國宗教在百年芝加哥萬國宗教大會〉，《作為他者的宗教：近代中國的政治與宗教》（臺北：博揚文化，2016），頁 45。

70 清·彭光譽，《說教》（1896），頁 2b-3a。詳見「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wiki.pl?if=gb&res=324929&searchu=%E7%88%BE%E9%87%90%E5%88%A9%E6%99%AF>（2021.8.12 上網檢索）。

側重點在於中文「宗教」一詞如何成為 religion 對應譯語的過程，例如陳熙遠曾詳盡地爬梳了十九世紀英文文獻中對於 religion 一字如何透過日本的翻譯成為中文世界對應詞，該文也討論了彭光譽《說教》一書中對於英文 religion 的音譯和評論。他也整理了中文古典文獻中使用「宗教」二字連用的時代與文脈，但他也確認了：「對應於西方『爾釐利景』的『宗教』概念，要到二十世紀初期開始以新生的外來詞彙為國人所運用」。<sup>71</sup> 孫江的研究則是從探討在這一場世界宗教大會中，哪些中文字詞被翻譯為 religion，包含中國學者與在華西方傳教士的文章。他指出，《說教》一書，是彭光譽參加世界宗教大會發言的中文稿，英文稿由容閱所譯。<sup>72</sup> 他在其研究中也比對討論了在同一場世界宗教大會中參與發表並獲獎的兩篇文章，分別是由孔憲和所寫的〈儒論〉（“Confucianism”），以及李葆元的〈道論〉（“Taoism”），文章本來刊登在《萬國公報》，由李提摩太翻譯為英文。孫江比對了所有被譯為“religion”的文句。他的研究發現：主要是教、禮、吾儒、道四個字。其他如神仙偶然被譯為“genii religion”。<sup>73</sup> 孫江在文末綜合說到：儘管中國學界對於將 religion 翻譯為儒家色彩的「教」字，那通常是指禮樂之事，但終究不敵來自日本以及大環境變化的影響，甚至在 1908 年，收入由顏慶惠所編纂的大辭典中，正式成為對應的詞條，「宗教」二字正式進入中文體系，並且具有宗教色彩的意涵。<sup>74</sup> 上述學者從西譯中、中譯英兩個角度爬梳十九世紀後期中文宗教一詞及其概念的演變。新名詞也帶來新觀念，原本並未二分的聖俗關係，在引入以基督宗教為基礎建立的宗教觀念之後，也影響了中文世界在相關領域的概念變化。原本不特別切割宗教與公民兩者，而是側重倫理面向來理解與認知的祭祀等典禮，在十九世紀末被視為屬於「宗教」的範圍，並逐漸影響甚至形塑後續中文世界對宗教的論述。在新的宗教認知脈絡下，祭祀禮儀雖然被視為屬

71 陳熙遠，〈「宗教」——一個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的關鍵詞〉《新史學》13.4(2002.12): 37-66。

72 孫江，〈翻譯宗教——中國宗教在百年芝加哥萬國宗教大會〉，頁 18-46。

73 同上註，頁 31-39。

74 同上註，頁 46-47。

於宗教的範疇，但在新禮儀爭議，包括日本上智大學學生抗拒靖國神社的參拜以及滿州國的祭孔政策引發的爭議之後，天主教會反而在 1939 年批准了兩世紀之前嚴厲禁止的祭祖與祭孔的禮儀。當年耶穌會士全力辯護的敬天祭祖所宣稱屬於家族與公民義務的儀式，卻在二十世紀被視為宗教儀式之後，反而被教廷接受，而且實踐至今。歷史的發展，有時不是當時人所能預料。

## 五、結 論

如本文起點所言，西文的“religion”與中文「宗教」的翻譯問題，須同時關注雙向翻譯的發展，探討相關概念的互譯過程中，是哪些中文語詞被翻譯為“religion”。這個關鍵概念與詞彙的翻譯，是一種雙向溝通轉譯的過程。在中西文脈裡重新檢視與反思「禮」、「宗教」或相關概念的雙向翻譯，將使我們更深入理解近代宗教觀念的內涵如何在雙向語言文化的傳播過程與互動中逐步演變與型塑。《禮記》是早期涉及中國禮儀之爭的關鍵文獻之一，更是理解西方如何定位中國禮儀之宗教性的重要文獻。《禮記》的翻譯是探索中西思想對於當代意義下的宗教概念與中國傳統的禮，如何在近代學術交流過程中被傳播與理解的敲門磚。如前文所述，《禮記》因為篇幅以及內容具有大量操作性細節，完整的譯本相對比其他經典出現晚。不過，本文經追本溯源探索了十八世紀耶穌會士韓國英的節譯本，也追溯他的前輩傳教士如何解讀中國禮儀，並且也討論了韓國英之後，包括《禮記》譯者與十九世紀相關論著對於中國禮儀，尤其是祭禮的觀點。這些對於我們探索中西宗教會遇以及重新檢視中文的「禮」字與西方“religion”概念的交織影響，具有相當的啟發性。如能再進一步研究此後十九世紀末才出版的完整《禮記》譯本，將能系統地釐清在這兩個世紀之間，西方對中國禮儀的屬性之詮釋及其演變歷程。

附表一 韓國英摘譯本篇名

	韓國英譯本篇名	《禮記》中文篇名	備註
1	Chapitre <i>Tien-li</i>	〈曲禮〉	禮 = Li, la politesse, la religion, la décence & de l'honnêteté
2	Chapitre <i>Tan-kong</i>	〈檀弓〉	
3	Chapitre <i>Ouang-tchi</i>	〈王制〉	
4	Chapitre <i>Tseng-tsée-ouen</i>	〈曾子問〉	
5	Chapitre <i>Ouen-ouang-chi-tsée</i>	〈文王世子〉	
6	Chapitre <i>Nei-tsée</i>	〈內則〉	
7	Chapitres <i>Yn-tsao &amp; Sang-fou-siao-ki</i>	〈玉藻〉&〈喪服小記〉	
8	Chapitres <i>Tu-tchouen &amp; Hio-ki</i>	〈大傳〉&〈少儀〉	〈大傳〉禮 = la religion
9	Chapitres <i>Yo-ki &amp; Tsu-ki</i>	〈樂記〉&〈雜記〉	〈樂記〉禮 = le ceremonial 〈雜記〉敬 = la religion
10	Chapitres <i>Sang-ta-ki &amp; Tsi-y</i>	〈喪大記〉&〈祭義〉	
11	Chapitre <i>Tsi-tong</i>	〈祭統〉	
12	Chapitres <i>Ngai-kong-ouen &amp; Fang-ki</i>	〈哀公問〉&〈坊記〉	
13	Chapitre <i>Piao-ki</i>	〈表記〉	
14	Chapitres <i>Tsée-y-pen-sang &amp; Ouen-sang</i>	〈緇衣〉、〈奔喪〉&〈問喪〉	
15	Chapitres <i>Ouen-fou &amp; San-nien-ouen</i>	〈問服〉&〈三年問〉	
16	Chapitres <i>Hoey-y, Tsiou-y &amp; Sang-fou</i>	〈昏義〉、〈酒義〉&〈喪服〉	

附表二 衛方濟與韓國英《禮記》譯介篇章對照表

49 章 《禮記》	衛方濟 《中國禮儀歷史紀錄》	韓國英 〈禮記摘錄 - 有關孝道〉
1 曲禮上	tom.2 cap.3 Tan kun xam	Chapitre <i>Tien-li</i> (未區分上下)
2 曲禮下	tom.1 cap.2 Kio li hia	
3 檀弓上	tom.2 cap.3 Tan kun xam	Chapitre <i>Tan-kong</i> (未區分上下)
4 檀弓下	tom.2 cap.4 Tan kun hia	
5 王制	tom.3 cap.5 Vam Chi	Chapitre <i>Ouang-tchi</i>
6 月令	tom.3 cap.6 Yue lim	
7 曾子問	tom.4 cap.7 Cem tsu ven	Chapitre <i>Tseng-tsée-ouen</i>
8 文王世子	tom.4 cap.8 Ven vam xi tsu	Chapitre <i>Ouen-ouang-chi-tsée</i>
9 禮運	tom.4 cap.9 Ly yun	
10 禮器	tom.5 cap.10 Li Ki	
11 郊特牲	tom.5 cap.11 Kiao te sem	
12 內則		Chapitre <i>Nei-tsée</i>
13 玉藻		Chapitres <i>Yn-tsao &amp; Sang-fou-siao-ki</i>
14 明堂位		
15 喪服小記	tom.6 cap.15 Sam fo siao ki	Chapitres <i>Yn-tsao &amp; Sang-fou-siao-ki</i>
16 大傳		Chapitres <i>Tu-tchouen &amp; Hio-k</i>
17 少儀		
18 學記	tom.6 cap.18 Hio ki	
19 樂記	tom.7 cap.19 Yo ki	Chapitres <i>Yo-ki &amp; Tsu-ki</i> (未區分上下)
20 雜記上	tom.7 cap.20 Ta ki xam	
21 雜記下	tom.7 cap.21 Ta ki hia	
22 喪大記	tom.8 cap.22 Sam ta ki	Chapitres <i>Sang-ta-ki &amp; Tsi-y</i>
23 祭法	tom.8 cap.23 Cy fa	
24 祭義	tom.8 cap.24 Cy y	Chapitres <i>Sang-ta-ki &amp; Tsi-y</i>
25 祭統	tom.8 cap.25 Cy Tum	Chapitre <i>Tsi-tong</i>
26 經解		
27 哀公問		Chapitres <i>Ngai-kong-ouen &amp; Fang-ki</i>
28 仲尼燕居	tom.9 cap.28 Chum ny yen Kiu	
29 孔子閒居		

49 章 《禮記》	衛方濟 《中國禮儀歷史紀錄》	韓國英 〈禮記摘錄 - 有關孝道〉
30 坊記	tom.9 cap.30 Fam ki	Chapitres <i>Ngai-kong-ouen &amp; Fang-ki</i>
31 中庸		
32 表記		Chapitre <i>Piao-ki</i>
33 緇衣		Chapitres <i>Tsée-y-pen-sang &amp; Ouen-sang</i>
34 奔喪		
35 問喪		
36 服問		Chapitres <i>Ouen-fou &amp; San-nien-ouen</i>
37 間傳		
38 三年問		Chapitres <i>Ouen-fou &amp; San-nien-ouen</i>
39 深衣		
40 投壺		
41 儒行		
42 大學		
43 冠義		
44 昏義		Chapitres <i>Hoen-y, Tsiou-y &amp; Sang-fou</i>
45 鄉飲酒義	tom.10 cap.45 Hiam yn	
46 射義		
47 燕義		
48 聘義		
49 喪服四制		Chapitres <i>Hoen-y, Tsiou-y &amp; Sang-fou</i>

附表三 譯詞對照

	禮	敬	Religion	備註
羅明堅 1591	Li humanitas			仁、儀、禮、知、信
龍華民 1623				只說五種美德
利安當 1661	cultus			具體說是：仁義禮智信五種
閔明我 1676	religion culto			
Louis Champion de Cicé 1701	la Li la religion			改龍華民文的標題： <i>Traité sur quelques points de la religion des Chinois</i> <i>le Li Ki=le livre des Rites &amp; des Cérémonies</i>
衛方濟 1711	rituum ceremoniarum			Christiana Religio Li Ki=liber Rituum
韓國英 1779	la religion la décence & de l'honnêteté <i>Li</i> le cérémonial la politesse	la religion  respect		<i>le Li-ki</i>
加略利 1853	<i>Li</i> Rites			禮記書名： <i>Li Kí, ou Mémorial des Rites</i> 曲禮 =KIÜ-LI=Rites divers 加略利說他儘量將禮字譯為 rite，但用非常高度自由方式在不同脈絡以不同譯詞去翻譯這個字，包括 Cérémonial, Cérémonies, Pratiques cérémoniales, L'étiquette, Politesse, Urbanité, Courtoisie,

	禮	敬	Religion	備註
				Honnêteté, Bonnes manières, Égards, Bonne éducation, Bienséance, Les formes, Les convenances, Savoir-vivre, Décorum, Décence, Dignité personnelle, Moralité de conduite, Ordre Social, Devoirs de Société, Lois Sociales, Devoirs, Droit, Morale, Lois hiérarchiques, Offrande, Usages, Coutumes.
理雅各 1885	Rite(s) Ceremonial Usages Rules of Propriety	reverence		Lî is a symbol of religious import. Lî is a symbol for the feeling of propriety. 曲禮 =The Summary of the Rules of Propriety
羅尼 1889	les rites/rites le moyen des rites la politesse les principes sociaux			
彭光譽 1893			爾釐利景	他說接近中文的「巫」
嚴復 1903			魯黎禮整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宋·陳澧，《禮記集說》。

清·夏大常，《禮記祭禮泡製》，收入（比）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杜鼎克（Ad Dudink）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10冊，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2，頁81-104。

清·康熙，《日講禮記解義》，慕尼黑：巴伐利亞邦立圖書館藏，編號：4 L.sin. C 289-1。

清·彭光譽，《說教》（1896），「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wiki.pl?if=gb&res=324929&searchu=%E7%88%BE%E9%87%90%E5%88%A9%E6%99%AF>（2021.8.12 上網檢索）。

Amiot, Joseph-Marie, et al., eds.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œurs, les usages, &c. 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ékin*. 16 vols. Paris, 1776.

Biot, Édouard. *Le Tcheou-li ou Rites des Tcheou*. Edited by Jean-Baptiste Biot. Paris, 1851.

Callery, Joseph-Marie. *Li-Ki, ou Mémorial des rites, tradui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u chinois et accompagné de notes, de commentaires et du texte original*. Turin, 1853.

Cibot, Pierre-Martial. “Extraits du *Li-ki*, sur la Piété Filiale.” In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œurs, les usages, &c. 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é-kin*, edited by Joseph-Marie Amiot, et al., 6-28. Vol. 4. Paris, 1779.

Cordier, Henri. “Des religions de la Chine: la piété filiale en Chine.” *Revue de l'histoire des Religions* 1 (1880): 346-56.

Cordier, Henri. “Des religions de la Chine: la piété filiale en Chine.” *Revue de l'histoire des Religions* 3 (1881): 218-27.

Couvreur, Séraphin. *Li Ki, ou Mémoires sur les Bienséances Et les Cérémonies. Texte Chinois Avec une Double Traduction en Français Et en Latin*. 2 vols. Paris, 1899.

Du Halde, Jean-Baptist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4 vols. Paris, 1735.

Edkins, Joseph. *The Religious Condition of the Chinese: With Observations on the Prospects of Christian Conversion Amongst That People*. London, 1859.

- Gisbert, Joanne. *Scientia religionis universa, seu Christiana theologia historiae ecclesiasticae nova methodo sociata*. Paris, 1689.
- Harlez, Charles de. *I-Li. Cérémonial de la Chine antique*. Paris, 1890.
- Hoyt, Sarah F. "The Etymology of Relig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32, no. 2 (1912): 126-9.
- le Gobien, Charles. *Histoire des isles Marianes, nouvellement converties à la Religion Chrestienne; & de la mort glorieuse des premiers Missionnaires qui y ont prêché la Foy*. Paris, 1700.
- le Gobien, Charles, et al. *The Travels of several Learned Missioner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into Divers Parts of the Archipelago, India, China, and America*. London, 1714.
- Legge, James. "Imperial Confucianism." *The China Review* 6, no. 3 (1877): 147-58.
- Legge, James. "Imperial Confucianism." *The China Review* 6, no. 4 (1878): 223-35.
- Legge, James. "Imperial Confucianism." *The China Review* 6, no. 5 (1878): 299-310.
- Legge, James. "Imperial Confucianism." *The China Review* 6, no. 6 (1878): 363-74.
- Legge, James. *The Religions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âoism Described and Compared with Christianity*. London, 1880.
- Legge, James, trans. *The Li Kî*. Vols. 27-28 of *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edited by F. Max Mulle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85.
- Morrison, Robert. "State Religion of China." *Chinese Repository* 3, no. 2 (1834): 49-53.
- Noël, François, and Casparo Castner. *Summarium Nouorum Autenticorum Testimoniorum tam Europaeorum, quam Sinensium nouissimè è China allatorum*. Rome, 1703.
- Noël, François. *Historica Notitia Rituum ac Ceremoniarum Sinicarum In colendis Parentibus ac Benefactoribus Defunctis*. Prague, 1711.
- Noël, François. *Philosophia Sinica tribus tractatibus, Primo Cognitionem Primi Entis, Secundo Ceremonias erga Defunctos, Tertio Ethicam, Juxta Sinarum Mentem complectens*. Prague, 1711.
- Puini, Carlo. "Le culte des génies tutélaires de la famille et de l'état dans l'ancienne religion des chinois." *Le Muséon* 5 (1886): 193-211.
- Williams, Samuel Wells. *The Middle Kingdom*. 2 vols. New York, 1848.

## 二、近人論著

- 孫江 2016 《作為他者的宗教：近代中國的政治與宗教》，臺北：博揚文化。
- 陳文寧 2017 《論明清中國士人信徒對祭祖禮的探討：以耶穌會羅馬館藏明清士人信徒祭禮文獻 28 篇為考察範圍》，香港：青森文化。
- 陳映竹 2011 「禮儀之爭時中國教友對人性與禮儀的論述：以夏大常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 陳熙遠 2002 〈「宗教」——一個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的關鍵詞〉，《新史學》13.4 (2002.12): 37-66。
- (義)歐金尼奧·羅薩度 (Eugenio Lo Sardo) 等主編 2012 《海國天涯：羅明堅與來華耶穌會士》第 1 冊，澳門：澳門文化局、澳門博物館與羅馬檔案館。
- 潘鳳娟 2002 《西來孔子艾儒略——更新變化的宗教會遇》，臺北：聖經資源中心。
- 潘鳳娟 2007 〈無神論乎？自然神學乎？中國禮儀之爭期間龍華民與萊布尼茲有關中國哲學的詮釋與再詮釋〉，《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27(2007.10): 51-77。
- 潘鳳娟 2012 〈孝道、帝國文獻與翻譯——法籍耶穌會士韓國英與《孝經》〉，《編譯論叢》5.1(2012.3): 67-95。
- 潘鳳娟 2017 〈龍華民《論中國宗教的幾點問題》翻譯初探——以考證邊欄中文和比對註釋為中心〉，《哲學與文化》44.11(2017.11): 23-44。
- 潘鳳娟 2022a 《孝道西遊：孝經翻譯與歐洲漢學的源起》，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潘鳳娟 2022b 〈人效與事效的抉擇：耶穌會士衛方濟的《禮記》譯介〉，2022 華裔學志國際會議暨青年學者漢學論壇「《聖經》與詮釋學：傳教士、平信徒與《聖經》的譯介」，新北：輔仁大學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2022.9.21-23。
- Dubuisson, Daniel. *The Western Construction of Religion: Myths, Knowledge, and Ideology*. Translated by William Sayer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 Girardot, Norman J. *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 Harrison, Peter. *"Religion" and the Religions in the English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Meynard, Thierry. *The Jesuit Reading of Confucius: The First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the Lunyu (1687) Published in the West*. Leiden: Brill, 2015.

- Mungello, David E.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 Nongbri, Brent. "Lost in Translation: Inserting 'Religion' into Ancient Texts." In *Before Religion: A History of a Modern Concept*, 25-4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eligion,"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Last modified March 2023. <https://www.oed.com/viewdictionaryentry/Entry/161944> (accessed December 10, 2022).
- Smith, Jonathan Z. "Religion, Religions, Religious." In *Critical Terms for Religious Studies*, edited by Mark C. Taylor, 269-84.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8.
- Smith, Wilfred Cantwell. *The Meaning and End of Religion*.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1.
- Standaert, Nicolas. "Early Sino-European Contacts and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Concept of 'Religion'." In *Rooted in Hope: China – Religion – Christianity*, edited by Barbara Hoster, Dirk Kuhlmann, and Zbigniew Wesolowski, 3-27. Vol. 1. London: Routledge, 2017.
- Sun, Jiang. "Representing Religion: 'Chinese Religions' at the 1893 Chicago World Parliament of Religions." *Oriens Extremus* 54 (2015): 59-84.

## Revisiting the Bilateral Translation of Rites (*Li*) and Religion: Pierre-Martial Cibot's Translation of *Liji* in the Post-Rites Controversy Era

Pan Feng-chuan\*

### Abstract

The present article analyzes the French Jesuit Pierre-Martial Cibot's (1727-1780) abridged translation of *Liji* 禮記 (*Book of Rites*), entitled "Extraits du *Li-ki*, sur la Piété Filiale" (1779), by focusing on the "bilateral" translation of the key terms *li* 禮, *jing* 敬, *zongjiao* 宗教, and "religion." Are Chinese rites religious or civil? This question and its related debates, namely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remained unsolved even after a papal prohibition in the 1740s. Instead of discussing how the term *zongjiao*, a "wasei kango" 和製漢語 neologism (lit. Japanese-made Chinese term),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and later became the most popular translation of "religion" during the nineteenth-century, the author closely examines Cibot's surprising translation of *li* as "religion" along with other terms such as rite, honesty, and ceremony. This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contexts regarding some of the later publications by missionaries and Orientalists penned in Chinese, English, and French after Cibot's translation. Remarkably, following the introduction of religious concepts based on Christian doctrine, sacred-secular and religious-civil dichotomies were gradually applied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ancestral rites, which were eventually regarded as falling under the scope of religion. In the processes of mutual transmission when the term "religion" and *li* were being translated, we can see how Chinese traditions, especially rites, were understood and interpreted in the context of European Christian theology, as well as how they were introduced to European academic audiences. Furthermore, we can note how the translation of crucial concepts gradually evolved and were shaped

---

\* Pan Feng-chua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during the 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both the Chinese and the Western contexts.

**Keywords:** Jesuits in China,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Pierre-Martial Cibot, translation of *Liji*, religion